



大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16 和 20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对国际和平、
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被占领阿塞拜疆领土局势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三年

2008 年 2 月 12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阿塞拜疆外交部编写的题为“一场破坏阿塞拜疆文化遗产的战争”的报告。

十六年前，1992 年 2 月 26 日，亚美尼亚武装部队犯下了骇人的暴行，霍贾里镇被烧为平地，613 人（其中包括 106 名妇女、63 名儿童和 70 名老人）被残忍杀害，1 275 人成为人质，另外 150 多人至今仍生死未卜。在霍贾里种族灭绝事件 16 周年之际，我应该指出，亚美尼亚武装部队不仅继续占领着阿塞拜疆的领土，而且还一再违反停火协议。

阿塞拜疆武装部队的阵地 在 2007 年 1 月份遭到 7 次炮击，2 月份 5 次，3 月份 10 次，4 月份 15 次，5 月份 17 次，6 月份 20 次，7 月份 31 次，8 月份 165 次，9 月份 127 次。人们必然会注意到，炮击次数从 1 月份到 9 月份期间大幅度增加。仅仅在 2007 年，阿塞拜疆武装部队就有 14 名士兵丧生，20 人受伤。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6 和 20 的文件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阿格申·梅赫迪耶夫（签名）



2008年2月12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一场破坏阿塞拜疆文化遗产的战争

阿塞拜疆是人类居住最早的地区之一，历史丰富，文化遗产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的岩画、建筑遗迹、各式艺术品和手工品以及考古挖掘所发现的大量手工艺品，见证着阿塞拜疆遥远的过去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20%的阿塞拜疆领土被占领，在阿塞拜疆，大约每八人中就有一人为国内流离失所者或难民，这种占领也对被占领土内和亚美尼亚境内的阿塞拜疆文化遗产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亚美尼亚军队占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邻近7个地区（Kalbajar、Lachyn、Gubadly、Zangilan、Jabrayil、Fuzuli 和 Aghdam）以及不属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与亚美尼亚接壤的 Gazakh 区的7个村庄和 Nakhchyvan 的 Karki 村，给阿塞拜疆造成了巨大文化损失。这些地方拥有1891处文化资源，其中包括738个历史遗迹、28个博物馆（共有展品83500多件）、4个画廊、14个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群和1107个文化机构。

在这些历史遗迹中，人们可以找到具有国家级重要性的建筑遗迹，例如位于 Lachyn 区的六世纪阿尔巴尼亚族 Aghoghlan 修道院和十四世纪 Malik Ajdar 墓；位于 Khojavand 区的四世纪阿尔巴尼亚族 Amaras 修道院和大量阿尔巴尼亚族庙宇；位于霍贾里区的十八世纪 Asgaran 城堡、十四世纪坟墓和可追溯到中世纪的一些阿尔巴尼亚族庙宇；位于 Kalbajar 区的六世纪阿尔巴尼亚族圣雅各布教堂和十三世纪阿尔巴尼亚族 Khatiravang 修道院以及十三至十四世纪 Lekh 城堡；位于 Gazakh 区的五至八世纪阿尔巴尼亚族修道院；位于 Fuzuli 区的十三至十四世纪 Mirali 坟墓和十七世纪旅舍；位于 Zangilan 区的十四世纪坟墓；位于 Jabrayil 区的十七世纪清真寺建筑群；位于 Shusha 区的十八至十九世纪 Yukhary 和 Ashaghy Govharagha 及 Saatly 清真寺、旅舍和房屋；位于 Aghdam 区的十九世纪清真寺；位于 Fuzuli 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 Garakopaktapa、Khantapa、Gunashtapa、Uzuntapa、Meynatapa 和 Zargartapa 居住区等考古遗址；位于 Aghdam 区的铜器时代 Chyragtapa 和 Garaghajy 居住区、中世纪 Gavurgala 居住区；位于 Jabrayil 的铜器时代 Imangazantapa 和 Gyshlag 墓冢；位于 Kalbajar 区的铜器时代岩画；位于霍贾里区的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棺坟场；位于 Sadarak 区的铜器时代居住区和坟场；位于 Lachyn 区的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墓冢；位于 Shusha 区的石器时代洞穴、一个墓冢和铜器和铁器时代石棺坟场以及位于 Zangilan 区的十三至十四世纪 Shahri-Sharifan 居住区。

在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上，不仅具有国家级重要性的历史遗迹非常丰富（上文所列只是其中少数几个），而且具有世界重要性的遗迹也非常丰富，例如

位于 Jabrayil 区的 11 和 15 孔中世纪 Khudafarin 桥和铜器时代 Niftaly 墓冢、位于 Kalbajar 区的阿尔巴尼亚族中世纪 Ganjasar 和 Khudavang 修道院、位于 Aghdam 区的十四世纪 Gutlu Musa oghlu 墓和铜器时代 Uzarliktapa 居住区、位于 Khojavand 区的旧石器时代 Azykh 和 Taghlar 洞穴以及位于霍贾里区的铜器和铁器时代墓冢。

卡拉巴赫不仅拥有丰富的建筑和考古遗迹、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色，还养育了许多天才人物，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 Vagif、Natavan、Nawab、Hajybayov 和 Bulbul。他们对阿塞拜疆乃至世界文化遗产做出巨大贡献，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亚美尼亚占领以后持续实行蓄意毁坏这一遗产的政策，已经并且继续对阿塞拜疆文化和世界文明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亚美尼亚毁坏历史遗迹和改变建筑特征，并进行“考古”挖掘，从而蓄意改变 Shusha 以及卡拉巴赫其他城镇和居住区的文化风貌，这清楚显示，亚美尼亚这种政策的长远目标就是消除任何可以显示源自阿塞拜疆的痕迹。

对 1994 年宣布停火以来 13 年期间进行的分析显示，亚美尼亚军事行动对阿塞拜疆历史遗迹造成的毁坏程度，远不及后来亚美尼亚当局造成的毁坏程度。

在军事行动之后的头几年里，在 Shusha 镇，一些建筑遗迹，例如 Yukhary 和 Ashaghy Govharagha 清真寺及其穆斯林学院、Vagif 陵墓和 Natavan 故居以及一些旅舍，遭到了毁坏、焚烧、洗劫，无法再继续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 Aslan Garasharov 的故居被夷为平地，原址上建造了三座新的亚美尼亚人房屋。后来这种野蛮行为则愈演愈烈，阿塞拜疆历史遗迹普遍遭到破坏或损坏，几乎无一幸免。

其他几个区的以下遗迹也被毁坏、烧为平地和洗劫：位于 Aghdam 区的“Panah khan 客栈”建筑群、Aghdam 镇及 Abdal 和 Gulably 两个村庄的清真寺、Ughurlu 湾的坟墓和 Gurban Pirimov 故居博物馆；霍贾里区的十四世纪坟墓；位于 Kalbajar 区的 Bashlybel 和 Otagly 两个村庄的清真寺、Moz、Keshdak 和 Yukhary Ayrym 三个村庄和 Kalbajar 镇的古墓；位于 Zangilan 区的 Zangilan、Gyrag Mushlan、Malatkeshin、Babayly 和 Ikinji Aghaly 等村庄的清真寺、Jahangirbayli、Babayly 和 Sharifan 等村庄的中世纪墓地；位于 Gubadly 区的 Gayaly 和 Mamar 两个村庄的古墓以及 Mamar 村的清真寺；位于 Lachyn 区的 Garygyshlag 村的清真寺和 Zabukh 村的古墓；位于 Jabrayil 区的 Chalabilar 村的清真寺建筑群和 Khubyarly 村的古墓；位于 Fuzuli 区的 Fuzuli 镇及 Gochahmadli、Merdmli 和 Garghabazar 等村庄的清真寺；位于 Khojavand 区的 Khojavand、Akhullu、Kuropatkino、Dudukchu 和 Salakatin 等村庄的墓地以及 Tugh 村的古墓；位于 Tartar 区的 Umudlu 村的古公共浴室以及位于 Sadarak 区的 Karki 村的墓地。

收藏有独特的古钱币、金银器皿、珍稀宝石、地毯和其它手工艺品的 Kalbajar 区历史博物馆、Shusha 博物馆、Lachyn 历史博物馆、Aghdam 历史博物馆和面包博物馆及其他博物馆也遭到了毁坏和洗劫，其展品在不同国家出售。例如，女诗人 Natavan、作曲家 Uzeyir Hajybayov、歌唱家和音乐家 Bulbul 的铜像如果不是阿塞拜疆政府以 50 万美元买下并带回巴库，就有可能被当作废铜在格鲁吉亚卖掉。同样，来自于 Lachyn 历史博物馆的一个银手袋在伦敦索斯比拍卖行以 8 万美元出售。

亚美尼亚在采取野蛮行为的同时还采取不同方法，消除被占领土的阿塞拜疆文化形象，其中包括大建土木工程，例如，在 Lachyn 镇建造一个亚美尼亚教堂；为了扩建霍贾里机场，拆毁儿童音乐学校、图书馆、社交俱乐部和基础设施。所采用的另外一种普遍做法是：改变不同历史遗迹的建筑细节，如 Shusha 镇的 Saatly 清真寺和 Khanlyg Mukhtar 旅舍；以及用外来元素代替历史遗迹的阿塞拜疆-穆斯林元素，例如在 Shusha 镇具有阿拉伯特征的十九世纪 Mamayi 起拱面上雕刻亚美尼亚十字架和文字。

至于亚美尼亚境内阿塞拜疆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命运，保存到冲突开始的那些遗产后来也被毁坏，例如位于 Yerevan 的 Damirbulag 和 Goy 清真寺。前者被夷为平地，而后者则得到“修复”，但变成了波斯风格的清真寺。遭到与上述两个遗迹同样的厄运的还有亚美尼亚其他地方的清真寺和其它阿塞拜疆历史遗迹、阿塞拜疆古墓或者现代墓地以及显示阿塞拜疆根源的地名，这些在现今的亚美尼亚已经不复存在。